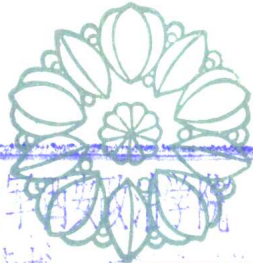




王力文集

第八卷
同源字典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图书馆藏书

总号 0174807

鲁新登字 2 号

王 力 文 集

第 八 卷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8.875 印张 6 插页 575 千字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7—5328—0099—7/H·4

定价 12.60 元



1982年在燕南园书斋



1980年7月7日在南开大学对留学生讲《汉字与汉字改革》。右为邢公畹教授。

目 錄

序	3
同源字論	7
漢語滋生詞的語法分析	58
古音說略	71
引用書目	92
《同源字典》凡例	96
《同源字典》正文	100
1. 之部	100
2. 支部	132
3. 魚部	150
4. 侯部	229
5. 宵部	257
6. 幽部	288
7. 職部	316
8. 錫部	341
9. 鐸部	355
10. 屋部	376
11. 沃部	384
12. 覺部	391
13. 蒸部	401
14. 耕部	409

目 錄

15. 陽部	438
16. 東部	482
17. 微部	504
18. 脂部	530
19. 歌部	554
20. 物部	578
21. 質部	602
22. 月部	616
23. 文部	648
24. 真部	682
25. 元部	703
26. 緝部	762
27. 盍部	774
28. 侵部	781
29. 談部	807
音序檢字表	819
部首檢字表	854
名詞術語索引	916

同源字典

編 印 說 明

《同源字典》是王力先生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成書於1978年。198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編入文集時，王先生已歸道山，所以我們只就商務版訂正了某些訛誤，統一了引書格式。裘錫圭同志《談談〈同源字典〉》一文校出的脫文、錯字，已據正。另外編制了一個名詞術語索引附在書末，其它一律未加改動。（本卷由吉常宏負責編校）

序

同源字的研究，其實就是語源的研究。這部書之所以不叫做《語源字典》，而叫做《同源字典》，只是因為有時候某兩個字，哪個是源，哪個是流，很難斷定。例如“髡”“膚”二字同源，“髡”是麥皮，“膚”是人的皮膚，二字同源，到底先有麥皮的“髡”，後有皮膚的“膚”呢，還是相反，很難斷定。依文字出現的先後，似應先有“膚”，後有“髡”；但上古書籍有限，也許有了“髡”字，沒寫在書上，又也許最初有“髡”這個詞，只是沒為麥皮造字，我們不能由此引出結論，以為先有“膚”，後有“髡”。但是，在多數情況下，源流還是可以斷定的。例如“背”“北”二字同源，一定是先有“背”，後有“北”，因為人類自從有了語言，就會指稱背脊，至於辨認方向，則是有了文化以後的事了。（有人認為，篆文𠂔，就是指二人相背。）所以我說，同源字的研究，其實就是語源的研究。

清儒在文字學上的成就是空前的。他們確有研究同源字的能力。段玉裁、王念孫等主張以聲音明訓詁，這正是研究同源字的方法。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不少地方講某字和某字相通，或某字與某字實同一字。王筠講分別字、彙增字，徐灝講古今字。其實都是同源字。那

麼，爲什麼他們不寫出一部同源字典或語源字典來呢？這是由於他們是從文字的角度上研究問題，不是從語言的角度上研究問題。

從前我曾企圖研究漢語的詞族，後來放棄了這個計畫。“詞族”這東西可能是有的，但是研究起來是困難的。過去有人研究過，每一個詞族可以收容一二百字。但是仔細審察其實際，在語音方面，則通轉的範圍過寬，或雙聲而韻部相差太遠，或疊韻而聲紐隔絕；在字義方面，則展轉串連，勉強牽合。世上偶合的事情很多，文字上也是這樣。如果不在語音規律上嚴加限制，則必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使讀者無所適從。如果研究得不好，反而引導讀者誤入歧途。

在這部《同源字典》中，每一條所收最多不過二十多個字，少到只有兩個字，寧缺無濫。收字少了，就能避免或減少錯誤，具有實用價值。爲了保險，《同源字典》大量地引用古人的訓詁，來證明不是我個人的臆斷。

這並不是說，這部《同源字典》已經十分完備了。從前沒有人寫過漢語的同源字典，我沒有現成的書作爲參考，寫起來很吃力。我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遺漏一定很多。例如，今天忽然想起，“跣”與“洗”應是同源。“洗”的本義是洗腳，“跣”的本義是赤腳，洗腳必須先把鞋（屨）脫掉，不就是跣嗎？其次，《廣韻》和其他的書有許多區別字，我都沒有收進《同源字典》（如駮駟：綠耳），將來最好作爲“補遺”收入。我熱情地盼望承學之士匡謬補充，使這一部書能臻完善。

從1974年8月到1978年8月，我用四年的時間，三易其

稿，寫成了這一部書。在寫這部書的時候，承蒙張芷同志把他的《語源小字典》(未出版)借給我參考；又蒙齊冲天、劉宋川、張雙棣三位同志幫我核對原文。我在這裏表示感謝。

王 力

1980年1月30日

同源字論

一、什麼是同源字

凡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這些字都有同一來源。或者是同時產生的，如“背”和“負”；或者是先後產生的，如“麓”（牦牛）和“旄”（用牦牛尾裝飾的旗子）。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為中心，而以語音的細微差別（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關的幾個概念。例如：

小犬為狗，小熊、小虎為狗，小馬為駒，小羊為羔。

草木缺水為“枯”，江河缺水為“涸”，為“竭”，人缺水欲飲為“渴”。

水缺為“決”，玉缺為“玦”，器缺為“缺”，門缺為“闕”。

遏止為“遏”，字亦作“閼”，音轉為“按”；遏水的堤壩叫“壩”，音轉為“堰”。遏與塞義近，塞則不流，故水不流通為“淤”，血不流通為“瘀”。遏與抑義近，故音轉為“抑”，為“壓”。

“句”（勾）是曲的意思，曲鉤為“鉤”，曲木為“枸”，輓下曲者為“鞫”，曲竹捕魚具為“筍”，曲礙為“拘”，曲脊為“痠”（駝背），曲的乾肉為“朐”。

“聚”是聚集，“湊”也是聚集的意思。車輻聚於轂爲“輳”，物聚爲“簇、蔟”，同宗聚居的人爲“族”，樹木聚生爲“叢”。

“驚”是馬驚，引申爲警覺。“警”是警戒，“儆”是使知所警戒，都和驚義相近。“敬”是做事嚴肅認真，警惕自己，免犯錯誤。

“皮”是生在人和動物體上的，“被”是覆蓋在人體上的。“被”的動詞是“披”（也寫作“被”），一般指覆蓋在肩背上。“帔”是古代披在肩背上的服飾。

“兩”是成雙的二。車有兩輪，所以車的量詞是“兩”（後來寫作“輛”），屨一雙也叫“兩”（說文作“繡”）。古代背心叫“褊襦”，因爲它既當胸，又當背（兩當）。

“兼”字原指兼持兩個禾把，引申爲兼併。“縑”是并絲織，即用雙線織成的絲織品。“鸛”是比翼鳥，“鱣”是比目魚。

“乾”是乾燥。“曠、煖”也都是乾。“旱”是乾旱。

“卷”的本義是膝曲，捲是卷起來。“捲”是屈木孟。“拳”是卷起來的手。“鬢”是頭髮卷曲。

“關”是門門。“榧、鍵”是關牡，即木鎖或銅鎖。“管”是鑰匙。

“暗”是日無光，“闇”也是暗，但多用於抽象意義“糊塗”。“陰”是山北，即太陽照不到的一面。“霧”是天陰，通常寫作“陰”。“蔭”是草陰地，也指樹陰。引申爲庇蔭，也寫作“蔭”。

黑色叫“盧”，也寫作“黠”。黑弓叫“旅”，黑土叫“墟”，黑狗叫“獮”。黑色的橘子叫“櫨”，目童子因爲是黑色的，叫“瞶”。

爲什麼說它們是同源呢？因爲它們在原始的時候本是一個詞，完全同音，後來分化爲兩個以上的讀音，才產生細微的意義差別。有時候，連讀音也沒有分化（如“暗、闇”），只是字形不同，用途也不完全相同罷了。

同源字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方言的差異。例如：

《方言》卷二：“錯、鏞，堅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錯，吳揚江淮之間曰鏞。”

（“堅”是通語，“錯”“鏞”是方言。“錯”與“鏞”雙聲疊韻，“錯、鏞”與“堅”是脂真對轉。）

《方言》卷三：“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初革反），……自關而西謂之刺（七亦反）。”

（“策”與“刺”錫部疊韻。）

《左傳·哀公三年》：“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釋文：“北土呼汁爲瀋。”

（“瀋”與“汁”侵緝對轉。）

《說文》：“堧，秦謂阬爲堧。”

（“阬”與“堧”陽部疊韻。）

《方言》卷五：“牀，齊魯之間謂之贊，陳楚之間或謂之第。”

（“第”與“贊”脂錫通轉。）

同源字必然是同義詞，或意義相關的詞。但是，我們不能反過來說，凡同義詞都是同源字。例如，“關”與“閉”同義，“管”與“籥”同義，但是，它們不是同源字，因爲讀音相差很遠，即使在原始時代，也不可能同音。語音的轉化是有條件的。

通假字不是同源字，因爲它們不是同義詞，或意義相近的

詞。例如“蚤”和“早”，“政”和“征”。我們不能說，跳蚤的“蚤”和早晚的“早”有什麼關係，也很難說政治的“政”和征伐的“征”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異體字不是同源字，因為它們不是同源而是同字，即一個字的兩種或多種寫法。例如“綫”和“線”、“姻”和“嫻”、“簣”和“簣”、“迹”和“蹟、速”等。這一類字在本字典中，一般只用括號注在較常用的字後面（不拘泥於《說文》所收的本字）。但是，《說文》分爲兩個或幾個字頭而實際上應認爲異體的字，我們仍然把它們當做同源字看待，不過說明它們實同一詞。

這樣，我們所謂同源字，實際上就是同源詞。我們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同源字，就會發現，同字未必同源，不同字反而同源。例如“戾”字有乖戾、暴戾、罪戾、戾止（蒞止）等多種意義，這些意義各不相關。這就是同字未必同源。這實際上是幾個各別的同音詞，將來漢字改爲拼音文字以後，在詞典中應該分爲幾個詞頭，不要混在一起。又如“比”字有齊同、密列、頻繁等多種意義。齊同的“比”，其同源字是“妣、媿、妃、配、匹”；密列的“比”，其同源字是“密、篲”；頻繁的“比”，其同源字是“頻”。“比”字的幾種意義，齊同、密列、頻繁等義又復相關。這就是不同字反而同源。

語言中的新詞，一般總是從舊詞的基礎上產生的。例如梳頭的工具總名是“櫛”，後來櫛又分爲兩種，齒密的叫“篲”，齒疏的叫“梳”。“篲”是比的意思，“比”就是密。“梳”是疏的意思。可見“篲、梳”雖是新詞，它們是從舊詞的基礎上產生的。同源字中有此一類。

還有一類很常見的同源字，那就是分別字(王筠叫做“分別文”)。分別字歷代都有。背東西的“背”，晚近寫作“搯”，以區別於背脊的“背”。嘗味的“嘗”，晚近許多人寫作“嗜”，以區別於曾經的“嘗”。這些字曾經行用一個時期，漢字簡化後，才又取消了。有些近代產生的分別字，至今還沒有取消。例如阻擋的“擋”本來寫作“當”(螳臂當車)，近代造了一個分別字“擋”，以區別於應當的“當”。《說文解字》一書中，就有許多分別字。例如祭祭的“祭”本來寫作“柴”，後來爲了區別於柴薪的“柴”，就另造一個“祭”字。懈怠的“懈”本來寫作“解”，後來爲了區別於解結的“解”，就另造一個“懈”字。存歿的“歿”本來寫作“没”，後來爲了區別於淹沒的“没”，就另造一個“歿”字。《說文》寫作“殤”，以“歿”爲重文。這些字我們都當作同源字看待。由於祭祭是焚柴祭天，可見“祭、柴”同源；由於懈怠是心情鬆懈，有似解帶，可見“懈、解”同源。至於人死叫“没”，那是委婉語，用淹沒來比喻死亡，可見“歿、没”同源。分別字產生於一詞多義，在文字上也可說是一種進步。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分別字乃是後起的字，如果認爲本字，那就是倒果爲因。《玉篇》云：“殤、歿，古文没字。”朱駿聲云：“没，假借爲歿。”這種解釋都是錯誤的。

分別字可以產生，也可以不產生。例如“長”字，既是長短的“長”，又是長幼的“長”，至今沒有人造出分別字。但是，“陳”字就不同了。漢代以前，陳列的“陳”和行陳的“陳”同形，漢代以後才產生了“陣”字。顏之推指出，行陳的“陳”(陣)來源於陳列的“陳”(《顏氏家訓·書證篇》)，可見大多數分別字